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
IN LITERATURE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
瑞典學院編纂

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47

梭爾貝羅

譯作者：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

發行者：林弘志

出版者：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

電話：952-5651・952-5652・952-5653

郵撥：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

印刷者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

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
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者。

——亞佛烈·諾貝爾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47

梭爾貝羅

SAUL BELLOW

1976

1976 年得主

梭爾貝羅

美國

1915—

得獎理由

「由於其作品對人性的瞭解，及對當代文化的敏銳分析。」

貝羅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慾望很平凡的普通人，然而他們都努力地把生活的理性和潔淨帶進生命中。

收錄作品

「雨王亨德森」





SAUL BELLOW

目 錄

梭爾貝羅

雨王亨德森

3

得獎人與作品

433

著作目錄

481

索爾·貝羅

美國

一九七六年得獎

生：一九一五年七月十日（加拿大蒙特婁）

得獎理由

由於其作品對人性的瞭解，及其對當代文化的敏銳分析。

• 3 • 森德亨王雨

雨王亨德森

第一章

是什麼促成我這一次的非洲之旅？一時之間我還無法回答。事情已愈來愈糟，而且一下子變得很複雜。

慮及五十五歲時的光景，買下了這張機票，我心中滿懷憂傷。現實開始纏繞著我，而且我的胸中立刻感受到一股壓力，一陣雜亂無序的衝突驟然湧起——我的雙親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女兒、我的小孩、我的農場、我的牲畜、我的習慣、我的錢、我的音樂課、我的酒醉、我的偏見、我的粗魯、我的牙齒、我的臉、我的靈魂，啊！我忍不住要大喊：「不，不，滾回去吧！該死！別煩我！」但它們怎能不煩我呢？它們屬於我，它們是我的，而且它們從四面八方湧進我的心裏，混成一團。

我總認為世界是個大暴君，他把憤怒轉移到了我身上，如果我想清楚地告訴你們，而且明白地解釋為什麼我去非洲，我就必須面對現實。我最好從錢談起，我很有錢，扣掉遺產稅後，我從老頭那裏繼承了三百萬元，但，我卻總認為自己是個無業遊民，而且我有我的理由

，主要的理由是我的舉止像個無業遊民。然而，當時機變得很壞時，我都會一個人去查書，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有所助益的話；有一天，我讀到這樣的句子：「罪惡的寬恕是永恆的，至於最初行爲的正當與否，倒也無需計較。」這話令我印象深刻，因此我時時以此自勉。可是後來我忘了這話出自那本書，它是我父親留下來數千本書中的一本，當然我父親自己也寫了一些書。我翻閱了其中的十二本，從裏面掉出來的全是錢，因為我父親一直使用紙幣當書籤，不管他口袋裏恰好有什麼——五元、十元或二十元，他都用來當書籤，甚至有些三十年前失傳的錢幣也從書中掉下來，背面都黃了。爲了慎終追遠，我很高興能看到它們。我把書房的門鎖起來，免得孩子們進去。我整個下午站在樓梯上翻書，紙幣一張一張地飄落地上，但是我一直沒找到那句關於寬恕的話。

其次談到：我是一「長春藤同盟大學」的畢業生，我想我根本沒有理由提起母校的名字，使她受到羞辱。要不是因爲我是亨德森家的人，是我父親的兒子，他們早把我開除了。剛生下來時，我有十四磅重，滿壯的；長大後，六呎四吋高，二百三十磅重，一顆崎嶇不平的大頭，頭髮像波斯羔羊的毛，多疑的眼睛通常眯成一線，粗魯的舉動，大鼻子。我是三個孩子之中唯一活著的。我常要父親仁慈地寬恕我，可是我認爲他無法做到。到了結婚年齡，爲了使他高興，我選了一個自己社會階層裏的女孩，一個傑出的女孩，漂亮、高大、優雅、強壯

、長手臂、自私、機智、冷靜。如果我說她是個精神分裂者，她家裏沒有一個人能和我爭論，因為她真的就是那樣，我也被認為瘋狂，有許多充分的證據——喜怒無常、粗魯、獨裁、甚至近乎瘋狂。

依小孩的年齡來算，我們結婚大概二十年了，有愛德華、瑞茜、愛麗絲，而且還有一對雙胞胎，天啊！我有這麼多小孩，神賜福他們每一個人。

我依自己的方式，非常努力的工作，工作很辛苦，我常常在午飯前就喝醉了。很快地，在我參戰歸來之後（我太老，不能執行作戰任務，但是沒有一樣事情能阻擋我。我到華盛頓，逼迫他們，直到他們允許我參戰。）法蘭西絲和我離婚了，那是勝利之後的事。怎麼會這麼快呢？不，必定在一九四八年就發生了，總之，如今她已在瑞士了，帶著我們的一個孩子。她為什麼要一個孩子的原因我無法奉告，只要她有一個，那就好了，我衷心地祝福她。

我很高興這項離婚，它給我一個新生命的開始，我早已找好一個新太太，而且我們很快就結婚了。我二任太太名叫莉莉（少女的名字，西蒙家的人），她為我生了個雙胞胎。

現在雜亂無序的衝突又來了——我使莉莉過了一段很可怕的日子，比法蘭西絲還慘。法蘭西絲離開我了，這保護了她，但是莉莉卻和我結了婚。或許求好的念頭一直沖激著我，可是我卻適合過壞生活。只要法蘭西絲不喜歡我做的事，她便會掉頭離我而去，她像雪萊筆下

的月亮，孤獨徘徊；而莉莉卻不是這樣，我不但在公開場合對她發怒，並且也在私底下責罵她。我在比鄰自己農場的鄉村沙龍裏與人爭吵，警察把我關了起來。如果我願意收回我所說的話，他們就會放我，因為我在這裏一直很出名。莉莉前來把我保釋出去，後我又因一隻豬和獸醫打架，並且與除雪機的駕駛員吵架（當他想將我逼出路面時）。大約兩年前，我酩酊大醉，獨自駕駛牽引機出去，從車上跌下來，折斷了腿，好幾個月來，我都撐著拐杖，毆打經過我身邊的每一個人，而且人獸不分，使莉莉有如身處地獄。我有著足球隊員的龐大身軀、吉卜賽人的態度，又罵又喊、齜牙露齒、搖頭晃腦——難怪人們要離我而去，但，還不只這樣而已。

譬如莉莉正在招待女客人時，我套上汗臭的襪子，綁著骯髒的石膏綑帶走進來，而且穿著一件紅色天鵝絨睡袍——當法蘭西絲說要離婚時，我帶著慶幸的心情在巴黎蘇卡商店裏買的，除此之外，我還戴了一頂紅羊毛獵帽；我摸摸鼻子，抓抓手指上的汗毛，然後和客人握手，說道：「我是亨德森先生，你好嗎？」再走向莉莉，也和她握手，好像她只是另一個女客人，和別人一樣是個陌生人，於是我說：「妳好嗎？」我想那些女人一定會想：「他不認識她了，他心中仍有和第一任太太破鏡重圓的念頭，這不是很可怕嗎？」這些想像的逼真性使她們顫抖。

但，她們都錯了，如莉莉所說，這是故意做出來的，在我們獨處的時候，她對我喊道：「這是什麼餿主意？你想要幹嘛？」

我把腰上的紅帶子綁上，穿著天鵝絨睡袍站了起來，走到她背後，而腳上的綑帶磨擦著地板，我晃頭說道：「討厭，討厭，討厭！」

因為我被人從醫院帶回家時，腳上綁著血斑斑的厚綑帶，我聽到她在電話中說道：「這只是他許多意外中的又一次意外，他經常這樣，喔！他多強壯，他是死不了的。」死不了！她真的希望我這樣，這使我懷恨在心。

莉莉喜歡在電話中開玩笑，她是個高大、可愛的女人，她的臉很甜，而她的個性大致也是如此，我們有過一段甜美的時光，而一想到這個，一些她懷孕時發生的美好事情便浮現眼前，當夜深人靜我們準備睡覺之前，我會用嬰兒油塗在她的肚子上，以緩和拉引的痛苦，她的乳頭從淡紅變成淡棕色，而在她肚裏踢動的小孩，把圓圓的肚皮變了形狀。

我輕輕地塗抹，帶著無比的柔情，以免我的大拇指使她受到任何輕微的磨傷。在關燈之前，我把手指在髮上擦了擦，然後莉莉和我互道晚安，在嬰兒油的氣味中我們睡著了。

但是不久我們又吵架了，當我聽到她說我是死不了的時，雖然我知道自己的確是這個樣子，但我還是和她抗辯。不，我在客人面前像陌生人般對待她，因為我不喜歡看到她舉止動